

基于“症状-病机-方证”分型辨治皮肤瘙痒症

宋玮, 黄慧敏, 余倩颖, 陈明岭*

(1. 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十二桥路 39 号, 610072)

摘要 遵张仲景《伤寒论》辨治精髓提出“症状-病机-方证”理论, 并以此为指导辨治皮肤瘙痒症。通过临床表现即症状, 探究疾病本质即病机, 经深入细致的症状分析得出更加具体准确的用方指征即方证, 在此辨治体系指导下, 谨守病机, 方证对应, 将皮肤瘙痒症分为 6 型论治。具体辨治包括风寒证, 治以解表散寒、祛风止痒, 以麻桂各半汤加减; 风热证, 治以疏风清热、解毒止痒, 以简化消风散加减; 湿热证, 治以清热解毒、祛湿止痒, 以马齿苋汤加减; 气虚津亏证, 治以滋阴补气、润燥止痒, 以润肤饮加减; 火热血热证, 治以清热凉血、解毒止痒, 以凉血消风散加减; 血虚化燥证, 治以补益气血、补虚止痒, 以圣愈汤合异功散加减。

关键词 皮肤瘙痒症; 症状; 病机; 方证; 分型论治

张仲景《伤寒杂病论》为中医学辨证论治奠定了基础, 其中伤寒六经病提纲又是《伤寒论》学术思想最精华的部分^[1]。某一经病的提纲主要指该经病的主要证候, 有其代表性和典型性, 可以起到提纲挈领的作用。我们在临床实践中发现, 遵张仲景《伤寒论》辨治精髓, 以“症状-病机-方证”理论为指导辨治皮肤瘙痒症可获良效。试将皮肤瘙痒症分型辨治体会总结归纳如下。

1 基于六经辨证的“症状-病机-方证”理论的提出

纵观六经病, 太阳病及太阴病以临床表现为提纲, 其中太阳病提纲通过脉浮、头项强痛、恶寒等临床表现反映了风寒邪气侵袭太阳经脉和肌表、正邪相争的病机; 太阴病提纲通过腹满、时腹自痛、自利益甚等临床特征、反映了脾阳脾气虚弱、运化失司、寒湿内盛、阻滞气机、气机升降紊乱的病机。阳明病及少阴病以根本病机为提纲, 其中阳明病提纲通过“胃家实”的根本病机突出了阳明里热实证; 少阴病提纲之一脉一证亦概括了少阴病心肾阴阳气血俱虚的根本病机。少阳病及厥阴病则以病变特点为提纲, 其中少阳病提纲从胆火内蕴, 伤津、上扰立论, 揭示了少阳病胆热、气郁的病变特点; 厥阴病以寒热错杂为提纲, 旨在反映其变化多端、两极转化的病变特点。

由此看来, 对于任何病证, 都要通过症状现象探究病机本质, 进而把握其病变特点。临床表现即症状, 疾病本质即病机, 病变特点是通过深入细致的症状分析得出的更加具体准确的用方指征, 即方证, 即“症状-病机-方证”理论。清代医家柯韵伯云“仲景之六经, 为百病立法, 不专为伤寒一科, 伤寒杂病, 治无二理, 咸归六经之节制。”基于此, 遵张仲景六经辨治精髓, 立足于“症状-病机-方证”理论, 可将皮肤瘙痒症分为六型论治。

2 以“症状-病机-方证”为指导辨析皮肤瘙痒症

2.1 风寒证

症见初起丘疹或风疹块, 疹色白或微红, 遇冷而发或加重, 多为全身性瘙痒, 常游走不定, 舌质淡、苔白薄, 脉多浮, 轻证脉象浮缓, 重证脉象浮紧。唐代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云“《素问》云风邪客于肌中, 则肌虚, 真气发散, 又挟寒搏皮肤, 外发腠理, 开毫毛, 淫气妄行, 则为痒也, 所以风疹瘙痒, 皆由于此”, 明确指出风疹瘙痒由风寒之邪所致。

太阳主表, 为六经之首, 统摄营卫, 主卫气运行, 以固护于外。肺主皮毛, 当体表的阳气受邪, 表邪不解, 阳气怫郁不伸, 闭郁肌肤, 汗不得表, 发为身痒, 即为风寒瘙痒。寒邪重则身痛, 寒邪轻则身痒。尤在泾在《伤寒贯珠集》中注曰“邪盛而攻走经筋则痛, 邪微而游行皮肤则痒”。本证治

* 通讯作者: emlll388@sina.com

疗常以解表散寒、祛风止痒为法，以麻桂各半汤随症加減。

验案：患者，男，46 岁，2018 年 9 月 8 日初诊。主诉：全身皮肤瘙痒 5 个月，加重 1 个月。患者以“遇冷、吹风后常出现全身性皮肤瘙痒，遇热缓解”为主诉就诊。曾服用开瑞坦 1 个月疗效不佳，现症见口干、头痛，平日汗出少，二便调，舌苔薄白、舌质淡红，脉浮紧。诊断：皮肤瘙痒症。辨证：风寒郁表。治法：祛风散寒止痒，以麻桂各半汤加減。处方：炙麻黄 5 g，荆芥 10 g，防风 10 g，桂枝 10 g，苦杏仁 10 g，白芍 10 g，生姜 10 g，大枣 20 g，炙甘草 6 g。7 剂，水煎服，每日 1 剂分两次温服。2018 年 9 月 15 日二诊：服药后瘙痒减轻，出汗正常，无口干，二便调。上方加刺楸皮 10 g、乌梢蛇 10 g，7 剂，服法同前。随访 6 个月患者诉未再发作。

按：本案患者以全身瘙痒、汗少为突出症状，仔细审症，辨为风寒郁表，闭郁肌肤，汗不得表，引起瘙痒。遵“有是证即用是方”之旨，从祛风散寒、通经止痒入手。其瘙痒系太阳病日久不解，阳气怫郁在表不能发泄之故，故仍当解表，用麻桂各半汤。桂枝汤与麻黄汤既调和营卫，又轻散外邪，小发其汗。乌梢蛇入手太阴肺经和足厥阴肝经，肺主皮毛、开腠理，以宣散卫气，固护卫表；肝主疏泄，可行气，气行则血行，使气血调畅，瘙痒可止。乌梢蛇在祛风的同时又助刺楸皮凉血活血，且二者同为动物药，入血之力强于草木之品，更进一步加强搜风通络止痒之效^[4]。全方相合，寒散风灭，经脉和畅，痒症自除。

2.2 风热证

症见病势急，丘疹色红，形状或粒或块，抓破流血，破处易愈且不易化脓。重症丘疹堆积、成块，瘙痒难忍，影响饮食及睡眠。风甚者四处走窜不定，遍身痒著；热甚者丘疹焮红作痒，肿胀疼痛。

《灵枢·刺节真邪论》云“虚邪之中人也，洒淅动形，起毫毛而发腠理，……搏于皮肤之间，其气外发，腠理开，气往来行，则为痒。”风伤卫阳，卫外不固，腠理开泄，风邪乘虚袭入，搏于皮肤之间，又因风性善行，或往来穿行于脉络之间，或蠢蠢欲动于皮肤腠理，皆能袭扰肌肤，令气血不和而痒。风为百病之长，与热合为风热之邪，风甚者四处走窜不定，遍身痒著；热甚者丘疹焮红作痒，肿胀疼痛，发为风热瘙痒。本证治疗常以疏风清热、解毒止痒为法，以简化消风散随症加減。

验案：患者，男，37 岁，2017 年 11 月 19 日

初诊。主诉：全身反复泛发红斑丘疹伴瘙痒 1 年，加重 1 周。患者饮酒后背部出现红色丘疹，以面部、肩部为甚，瘙痒剧烈，遇风加重为主诉就诊。现症见背部抓痕明显，大便溏，舌质淡红、舌苔薄黄，脉弦。诊断：皮肤瘙痒症。辨证：风热蕴肤。治法：清解肺热、疏风止痒，以简化消风散加減。处方：忍冬藤 30 g，连翘 15 g，牡丹皮 15 g，射干 15 g，龙骨 20 g，紫荆皮 20 g，僵蚕 10 g，蝉蜕 10 g。5 剂，水煎服，每日 1 剂。2017 年 11 月 24 日二诊：服药后丘疹发作较前减少，颜色淡红，瘙痒减轻，背部抓痕减少，二便调。效不更方，上方继服 7 剂，服法同前。随访至 2018 年 6 月病情稳定未再发作。

按：患者红色丘疹，瘙痒剧烈，面部、肩部为甚，遇风加重，结合舌脉，符合风热蕴肤证。全身瘙痒，受风加重，风邪在表；风邪易袭上部，肩背部为表，故见面部、肩部较重；饮酒风热更甚，则瘙痒愈甚。故治以清解肺热，疏风止痒。方中忍冬藤清热解毒、疏散风邪，连翘消肿散结，牡丹皮清热凉血、活血散瘀兼清虚热，射干清热解毒，龙骨潜阳熄风、镇静安神，紫荆皮活血行气、消肿止痛，僵蚕熄内风，蝉蜕祛外风，两药配伍，入血入络，以搜剔隐伏之邪，可增强祛风止痒效果，同时“伤于风者，上先受之”，僵蚕性辛散，气味俱薄，轻浮而升，蝉蜕甘寒清热，质轻上浮，疏散头面风热^[5]。全方疏风散邪，气血调顺，痒感可除。

2.3 湿热证

症见丘疹痒甚，抓破流黄水，有秽臭气味，易结痂，色黄，甚至痂上复痂。湿甚者，水疱晶莹，抓破滋水淋漓，浸淫四窜，黄水流过之处皮肤尽皆溃烂，且越溃越痒，常伴有胸闷、胃纳呆滞、全身乏力等全身湿热症状，舌质淡红而润、苔多黄腻，脉多濡数。其病因病机正如《医宗金鉴》所云：“风热湿邪，侵袭皮肤，郁久风盛，则化为虫，是以瘙痒之无休也”。

阳明和太阴相表里，阳明之热如不从阳明燥化，而从太阴湿化，湿热相合，郁阻三焦，热受湿邪遏阻而不得外越，湿受热邪的牵制而不得下泄，湿热交阻，久蕴于肌肤，郁结不散，不能疏泄，郁久不去而化热毒；又有脾胃素蕴湿热，在外邪的诱导下，发于肌肤；再有湿热重而郁久化虫，产生奇痒，发为湿热型瘙痒。本证治疗常以清热解毒、祛湿止痒为法，以马齿苋汤随症加減。

验案：患者，男，5 岁，2018 年 3 月 4 日初诊。主诉：全身反复泛发红斑伴瘙痒 6 个月，加重

伴手足糜烂 10 天。现症见：全身有散在红斑，手足部皮肤红斑伴糜烂增厚，瘙痒明显，舌苔薄黄，脉细。诊断：皮肤瘙痒症。辨证：湿热蕴结。治法：清热祛湿、解毒止痒，以马齿苋汤加减。处方：马齿苋 20 g，野菊花 15 g，黄芩 15 g，牡丹皮 15 g，射干 15 g，龙骨 20 g，紫荆皮 20 g。8 剂，水煎服，每 2 日 1 剂，每次 50 ml，饭后半小时温服，每日 3 次。2018 年 3 月 13 日二诊：诉瘙痒较前明显缓解，全身性红斑无新发，手背部皮损脱屑，二便正常，舌苔薄黄，脉弦。辨证治法同前，初诊方加白鲜皮 15 g、煅磁石 30 g，再进 4 剂。煎服法同前。2018 年 3 月 18 日三诊：症状改善明显，皮疹无新发，无瘙痒，色素沉着。方有效验，再进 5 剂巩固疗效。随访半年，病情稳定。

按：患者全身性红斑、瘙痒明显且以手足为甚，结合舌脉，辨为湿热蕴结证。湿热最易伤及脾胃，脾主四肢，故手足部为甚。马齿苋清热解毒利湿，凉血散血消肿，最善解痈肿毒热；野菊花清热解毒；肺主皮毛且与大肠相表里，用黄芩泻肺热、清大肠之火，以利皮肤湿热；牡丹皮功在清热凉血、活血消瘀，长于凉血热，行血滞，防湿热入血，同时凉血以助热外泄；龙骨平肝熄风，镇静安神，生肌敛疮；紫荆皮活血行气，消肿止痛；瘙痒剧烈，故予白鲜皮加强利湿解毒而止痒，煅磁石重镇安神止痒。

2.4 气虚津亏证

症见皮肤粗糙、脱屑为特点，疹起或红或紫，小近粟米，大似斑片，皮肤多粗糙，光泽差，易起白屑，皮肤干燥变厚作痒，易皲裂。燥甚则化风，瘙痒更剧，搔抓时白屑纷飞，抓破出血则痒减，常伴有面色苍白、呼吸短促、四肢乏力、语声低微、口干津少、大便干燥等症状，舌质红瘦、少苔或无苔，脉多弦数或细数。

阳明病以内热亢盛、津伤化燥成实为主要特点，邪入阳明，盛阳感热邪，两阳相争，正邪斗争激烈，表现出一派大热大实证候。大热逼迫津液外越，大实逼迫津液偏渗，阳明热迫津泄下泄，津伤气耗，气随津脱，津气损伤致气虚无力蒸腾和运行津液作汗，加之久病气虚，津少则汗出无源，病邪欲出不能，游行皮中，故身痒而如虫行皮中^[4]，此即为气虚津亏瘙痒。《伤寒论》第 196 条云：“阳明病，法多汗，反无汗，其身如虫行皮中状者，此以久虚故也”，即阐明了久病津伤气亏致痒之机理。刘完素曰“诸涩枯涸，干劲皱竭，皆属于燥”，故本证治疗常以滋阴补气、润燥止痒为

法，以润肤饮随症加减。

验案：患者，男，57 岁，2018 年 12 月 7 日初诊。主诉：全身皮肤瘙痒 20 天，加重 3 天。患者以皮肤瘙痒 20 余天，状如虫行，入夜痒感更甚为主诉就诊。现症见：胸前、背后及四肢可见抓痕，部分破皮结有血痂，皮肤干燥，且有少量糠秕状鳞屑脱落。患者平素身体虚弱，少气懒言，舌质淡红、苔少有裂纹，脉细数。诊断：皮肤瘙痒症。辨证：气虚津亏。治法：滋阴补气、润燥止痒，以润肤饮合夏麦汤加减。处方：玄参 15 g，麦冬 10 g，女贞子 30 g，墨旱莲 15 g，制何首乌 10 g，蒺藜 15 g，鸡血藤 30 g，黄芪 20 g，甘草 6 g，夏枯草 15 g，法半夏 10 g，浮小麦 30 g。7 剂，水煎服，每日 1 剂。2018 年 12 月 14 日二诊：痒感明显减轻，夜能入睡。效不更方，再进 5 剂而愈。

按：患者皮肤瘙痒、眠差为主要症状，兼见身体虚弱、少气懒言等气虚症状，结合舌脉，符合气虚津亏证。皮肤干燥，糠秕状鳞屑脱落，肌肤失养，治以滋阴补气、润燥止痒。患者眠差故予以合夏麦汤（夏枯草 15 g、法半夏 10 g、浮小麦 30 g）调理睡眠。“风能胜湿”，风药之性多辛温香燥，易伤阴津，在用风药时需注意配伍养阴润燥之品^[5]，故用玄参清热凉血、滋阴解毒；麦冬养阴润肺、益胃生津，女贞子滋补肝肾，墨旱莲滋阴益肾、凉血止血；制何首乌不寒不燥，能滋补肝肾，养血润肤，配伍蒺藜滋补肝肾之阴而不滋滞。“风胜则干”，黄芪能补三焦而实卫气，鸡血藤补血、活血、通络，二药同用，补益气血，相得益彰；甘草益脾补虚，调和诸药。

2.5 火热血热证

症见发病急，皮肤及丘疹鲜红灼热、瘙痒而痛，部分出现红斑，或红斑中心又兼有小水泡，个别可出现小脓疱。皮疹抓破后流血，血色鲜红，易结血痂。多伴有身热、烦躁、口渴、尿赤等，舌质红或绛、苔黄或淡黄，脉多红数。热盛者，皮肤瘾疹，焮红灼热。此型皆因血分素蕴热毒，复感风热毒邪而发。

少阳主枢，少阳受邪，枢机不利，必然导致气郁，而少阳内寄相火，少阳气郁，必然导致火郁，郁久化热，郁热扰心，“诸痛痒疮，皆属于心”，心属火，心火最易亢盛，流窜肌表，熏灼肌肤，故痛痒疮疖由是而起；心主血脉，血脉中有热，必然鼓动气血，搏于血络而发，此为火热血热瘙痒。治当清心火、解热毒，火清毒散，痛痒可平。本证常以清热凉血、解毒止痒为法，以凉血消风散随症加减。

验案：患者，女，50 岁，2018 年 11 月 3 日初诊。主诉：全身皮肤瘙痒 5 个月。患者 5 个月前无明显诱因即觉皮肤瘙痒，时如虫咬，时如针刺，进食辛辣后瘙痒更甚，影响睡眠。现症见：躯干、四肢满布抓痕、血痂，全身未见红斑、丘疹、风团等皮损，舌质红、苔黄，脉弦。诊断：皮肤瘙痒症。辨证：火热血热。治法：凉血清热止痒，以凉血消风散加减。处方：水牛角粉 20 g，生地黄 30 g，牡丹皮 15 g，僵蚕 15 g，龙骨 20 g，紫荆皮 20 g，连翘 20 g，甘草 6 g。6 剂，每日 1 剂分两次温服。2018 年 11 月 10 日二诊：瘙痒有所缓解，但受热、洗澡后仍瘙痒剧烈，睡眠稍有好转。将龙骨改为龙齿 30 g（先煎），加合欢皮 20 g、石决明 20 g（先煎）、茯神 20 g，再进 8 剂。2018 年 11 月 19 日三诊：瘙痒大为好转，偶痒，夜间已能安然入睡，纳可，精神状态好。守上方再进 3 剂痊愈。

按：患者皮肤瘙痒，进食辛辣更甚，舌质红、苔黄，脉弦，故辨为火热血热证。痒无定处，自觉灼热刺痒，搔破表皮鲜血渗血，结有血痂。治以凉血清热止痒。患者热扰心神，故施以龙齿、石决明重镇安神及茯神、合欢皮等助眠之药；同时以水牛角粉清热凉血、解毒化斑，生地黄清热凉血、养阴生津，牡丹皮清热凉血、活血化瘀，僵蚕、紫荆皮解毒散结、祛风止痒，龙骨重镇安神、平肝潜阳，连翘清心热、解疮毒，尤善治心火引起的皮肤瘙痒^[9]，甘草调和诸药。

2.6 血虚化燥证

症见病起缓慢，丘疹近皮色，小如粟粒，抓破流血或流少许黄水，因毒邪不甚，故痒亦不甚，或无丘疹仅皮肤瘙痒，舌质淡或无苔，脉细弱。精血不足，血虚生风，风胜则燥，燥则肌肤失养，血虚生风则痒；或肝肾阴亏，精血无以充养肌肤，血虚风燥而致痒。

太阴脾胃为后天生化之源，脾胃健运则气血充足，若太阴脾阳虚、脾气虚，运化失司，则气虚血少，血虚肝风内动而致燥生风，使肌肤失血濡养而发本病，为血虚化燥瘙痒。其发病机理正如巢元方《诸病源候论》所云“风瘙痒者，是体虚受风，风入腠理，与气血相搏，而俱往来于皮肤之间，邪气微不能冲击为痛，故但瘙痒也”。本证治疗常以补益气血、补虚止痒为法，以圣愈汤合异功散随症加减。

验案：患者，男，63 岁，2017 年 12 月 12 日初诊。主诉：全身皮肤瘙痒 3 年。患者每至冬季常

感皮肤瘙痒，入夜尤甚，搔抓后有粟粒大小红色丘疹。现症见皮损以四肢为主，抓痕多，皮肤干燥、脱屑、肥厚，舌苔薄白、舌质淡红、舌边齿痕，脉沉细。诊断：皮肤瘙痒症。辨证：血虚生风化燥。治法：养血祛风、滋阴润燥，以圣愈汤合异功散加减。处方：南沙参 30 g，当归 10 g，川芎 5 g，生地黄 30 g，白芍 20 g，黄芪 30 g，麸炒白术 15 g，茯苓 20 g，陈皮 15 g，甘草 6 g。10 剂，水煎服，每日 1 剂。2017 年 12 月 23 日二诊：服药后夜间瘙痒较前减轻，抓痕减少，皮肤仍干燥、肥厚，舌苔薄黄腻、质淡红、舌边齿痕，脉弦。上方加女贞子 30 g、旱墨莲 15 g，14 剂。服法同前。随访 1 年未复发。

按：患者老年男性，病程日久，皮肤瘙痒，入夜尤甚，结合舌脉，符合血虚化燥证。老年人之燥始于下焦阴分亏损居多，故而方药以甘柔为主，案中以南沙参保肺生津，皮肤初期以热毒为盛，后期以阴虚为主，故用南沙参养阴以复正气；四物汤补血养血、滋阴润燥，使“血行风灭”；黄芪补益中气升阳，使气旺以助血行达肌表，且能益卫气；茯苓、白术益气健脾，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脾胃健运，气血充足；陈皮理气健脾，炙甘草和中益气。

综上所述，临证辨治皮肤瘙痒症，既要审症求因，以症为基；又要辨证论治，以证为枢；还要探析方证，以方证为衡，立足于“症状-病机-方证”的理论体系，整体审查，紧抓病机，方证对应，随证治之。

参考文献

- [1] 王峰.《足臂》《阴阳》《内经》与伤寒六经提纲病症的联系研究 [J]. 昆明: 云南中医学院, 2017.
- [2] 刘瑶, 秦悦思, 谢祥锬, 等. 艾儒棣教授运用乌梢蛇配合刺猬皮治疗皮肤瘙痒症的经验 [J]. 云南中医中药杂志, 2011, 32(4): 5-6.
- [3] 肖敏, 张莉, 艾儒棣. 僵蚕配蝉蜕治疗瘙痒析义 [J]. 辽宁中医杂志, 2006, 33(12): 1621-1622.
- [4] 郑丰杰.《伤寒杂病论》瘙痒辨治规律探析 [J]. 辽宁中医杂志, 2012, 39(3): 446-447.
- [5] 廖寅邦, 陈明岭, 张训. 从肝论治老年性皮肤瘙痒症 [J]. 辽宁中医药大学学报, 2011, 13(5): 234-236.
- [6] 瞿先侯, 李路广. 赵炳南治疗皮肤瘙痒症方药选择分析 [J]. 山东中医杂志, 2018, 37(10): 838-839.

(收稿日期: 2019-01-06; 修回日期: 2019-02-17)

编辑: 崔京艳